

## Prologue 陰雨中的訪客

賽文支著下巴看向寬大辦公桌上疊得整整齐齊的一落落檔案夾。

這會兒外面正下著小雨，低沉灰暗的雲層讓他有種回到倫敦的錯覺。

久遠的記憶大多已經模糊不清，他只能隱約記得那片灰暗的天空，歷史悠久的倫敦橋橫亙在河上，以及夜晚柔和的薄霧……

前兩年，他因為一起血族法庭宣判的謀殺罪而回去過一次，不過那只是暫時被關押在藍維斯的城堡裡，之後他就隨著瑞格斯少爺回來美國，嚴格來講並沒有真的踏上倫敦。

如果可以，他倒是挺想故地重遊一次，雖說經過多次的毀損與修建，最古老的倫敦橋早就不存在了，不過還是可以到泰晤士河邊感懷一下。

可惜，他現在完全沒有這個時間。

自從奧雷爾和韓寂離開美國、去了藍維斯以後，美國這裡的工作又再次由他接手，雖然浮德大人和瑞格斯少爺偶爾會過來幫忙，不過浮德大人老是引誘瑞格斯少爺滿世界亂跑，至於接任務……哼，根本找不到人！

此刻，他的心情與天氣一樣——陰雨綿綿。

他手上大多數的案子都沒人有空去處理，而偏偏美國這樣地大人稠的國家，天天都有新的案子發生。

不過這個美國政府也越來越不像樣了，最近開始連一些靈異事件也要送到他們這裡來處理，並且擺出一副義正辭嚴的樣子聲稱，這有可能是某些吸血鬼搞的鬼。

「拜託，吸血鬼會偷吃人類的食物嗎？」看著手裡的報告，賽文歎了口氣，將它放在右手邊疊起的文件上。

最近這種渾水摸魚的調查委託越來越多，害他每天都要分一點時間來整理。

正覺得鬱悶的時候，賽文又不由自主地望向窗外。

庭院裡的草木正在接受春天雨水的洗滌，突然，暗紅色的窗簾被風輕輕撩動了一下，他看到有道人影以極快的速度從眼前掠過。

賽文猛的站起來，連打翻了手邊的杯子也沒有注意，他迅速衝到門口，拉開房門——

「喲，賽文，好久不見了。」

男人似乎早就倚在門前的廊柱邊一會了，灰色的薄西裝上沾著春日細密的雨滴，而華美的金色頭髮彷彿太陽般照亮了賽文家的門口——

那個年輕人露出一個極友好的笑容，「你似乎又認錯人了，但不管怎麼說，我都要在這裡打擾一段時間了，請多關照，賽文。」

「……羅德大人？」

## Chapter 1 失控的親王

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，現在坐在沙發上看書的年輕人，都不該讓賽文產生安切爾重生的錯覺，偏偏，他總是會在對方身上看到安切爾的影子。

正確地說，安切爾才是這房子的主人。

這棟位於紐約黃金地帶的宅邸是安切爾當年重金買下的，在他出了意外事故後由

他的兒子瑞格斯繼承。

原先，瑞格斯如賽文所願地，長成一個與血族世界無關的紈褲子弟，可惜天不從人願，他從小就呵護備至的人類少爺卻被血族的監督者浮德看上，從此一腳踏入血族世界，再也不回頭。

瑞格斯離開這間屋子以後，只剩下賽文一個人住在這裡，而原本的人類僕人也都被解雇了，現在這裡的人都換成了吸血鬼。

其實賽文已經沒有任何理由留在這裡了，他可以離開這個充滿回憶的地方，去別的、任何地方。

對血族來說，貪戀回憶是致命的溫柔陷阱，一旦開始不停地回憶過去，那麼漫長的人生對他們來說就是一種折磨。

賽文也明白這些，但他還是無法離開……有時候，即便是在沉睡中，他也有一種安切爾會忽然回來的錯覺。

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感覺，安切爾是個確確實實的人類，他的死亡是個事實，他已經不會回來了。

他也知道自己沒有那麼好的運氣，能像浮德大人一樣，在瑞格斯少爺彌留之際，強硬地把人拉回來，他只能在這充斥著回憶的房子裡度過枯燥的生命。

但他，就是無法離開。

把飄得過遠的思緒拉回，賽文輕輕地咳了一聲，讓自己集中注意力，然後端著下午茶來到坐在沙發上的年輕人身邊。

「啊，紅茶，我好久沒品嚐到正宗的英國紅茶了。」金髮的年輕人拖長聲音、用幸福的口吻說：「謝謝你，賽文。」

「請別客氣，羅德大人。」賽文露出一如既往的溫柔微笑。

金髮年輕人端過散發著茶香的杯子，輕輕啜了一口，之後又以同樣優雅的姿勢放下茶杯，然後對賽文露出一個久違的笑容。

賽文和羅德本就同為吸血鬼親王，照理說地位是相同的，不過羅德的輩分遠高於賽文，所以賽文才會以「大人」尊稱。

「喂，賽文，我和那個人……有那麼像嗎？」羅德轉頭看著賽文。

此刻窗外正下著雨，室內的光線不甚明亮，但是他金色的髮絲依然明亮而柔順，略帶蒼白的臉上掛著有些傲慢的笑容。

時間彷彿在這一刻永恆地停止，這一瞬間就像回到很多年以前，他站在這裡看著那個人側過頭對他露出笑容……

「不……一點也不像。」賽文輕聲回答，聲音柔和而自制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的指尖正在輕輕地顫抖。

「呸，真無聊，」彷彿喪失了興趣，羅德轉過頭靠在沙發上，手指無意識地摩挲杯沿，「可是，我還記得之前在夏威夷的軍事基地上，你……」

「啊，對了。」賽文忽然開口打斷羅德的話，「說起來，傑克大人呢？怎麼這次沒看到他？」他邊說邊察看對方的臉色。

果然，即便活了那麼久的時間，羅德大人還是一個喜怒形於色的人，一聽到「傑

克」兩個字，原本輕鬆的笑臉忽然沉了下來。

不過已經認識羅德大人很久的他，也是到最近才發現對方竟然那麼像安切爾，連沉下臉的表情也這麼像。

「我和傑克已經分手了！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他！」羅德說著，猛的站起來，不一會就跑到二樓去了。

賽文輕輕歎了口氣，他也不想這樣的，但誰讓羅德大人老是抓著他誤認安切爾的事不放，否則他也不會踩他的痛腳了。

不過羅德大人既然會一個人出現在這裡，肯定是和傑克大人之間發生了什麼不愉快，至於是什麼事——老實說，羅德大人這個人連脾氣都和安切爾頗像，他可以因為任何小事而大發脾氣。

但就他所知，傑克大人一向容忍羅德大人的無理取鬧，幾百年都這麼過下來了，不會現在才鬧到要分手吧。

想到這裡，賽文偏了偏頭，倒覺得有些可惜了。

「賽文那個混蛋！」羅德在自己房間的沙發上坐下來，有些惱怒的說：「他絕對是故意的！」

羅德的房間是這棟住宅裡的客房，雖說是客房，但佈置得十分舒適華麗，比一般飯店裡的總統套房還奢華，畢竟，他們這些位於上位的純血族貴族，最不缺少的就是金錢。

生命漫長，總要讓自己過得好一點，要不然就浪費撒旦的饋贈了。他想，賽文也是這麼認同的。

不過此刻這些奢華的家飾並不能撫平他的不悅，他還在為賽文提起傑克而生氣，也許他不應該選擇住這裡……但想起奧雷爾，他就有些無奈了。

奧雷爾——他一直思念著他。他是他漫長生命中唯一的血脈、他的兒子，珍貴如同心臟，他甚至願意為了取悅他而盡一切努力。

當初，為了替奧雷爾來到這個世界做準備，他建了一座美麗的城堡，在城堡的地下河豢養了大量的人魚以供取用血液；為了讓他不寂寞，特地選了一個可愛的人類女孩作他百歲成人禮的禮物。

想起奧雷爾，羅德的心緒平靜了許多。

他靠在沙發上，指尖無意識地敲擊旁邊的小几。他是多麼思念奧雷爾，但他錯過了他的成長，甚至在他痛苦的時候無法陪伴在他身邊，更無法阻止他被議會驅逐以後，絕望地陷入沉睡。

然而他做過最後悔的事，還是一一帶回了艾麗莎。

說到艾麗莎，在夏威夷的人魚事件以後，他對此十分自責。

他不得不承認，當年議會決定「未成年兒童不能成為換血儀式的對象」是對的，而他自己也嚐到了任性的代價——愛子奧雷爾差點就因為艾麗莎而死。

議會認為人類小孩的思想還沒有成熟，這時候將他們變成吸血鬼很可能影響他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，導致思想偏差激進，進而對血族造成不安定的影響。

事實證明，議會完全正確。

他利用換血儀式將艾麗莎這個人類小女孩變成小吸血鬼，並將她送給奧雷爾，作為百歲成年的禮物，而在千年以後，小吸血鬼艾麗莎反而試圖殺死他的兒子。是啊，艾麗莎那個看起來如同天使一樣可愛的小吸血鬼，事實上只比活了千年的奧雷爾少活一百年而已，可以想見，活了近千年的吸血鬼，怎會甘於一直做為玩具而存在呢。

而這個失誤是他造成的，他該親手毀滅這個不安定的因素，讓奧雷爾安全地生活下去。

所以，當艾麗莎在夏威夷的小島上聯合試圖報復的人魚不成，事跡敗露後又逃走時，他追蹤艾麗莎的行跡而來，偏偏在美國這片土地上，他完全失去了她的蹤跡。事實上，他和傑克已經有幾百年沒跟血族世界聯繫了，但為了他的愛子奧雷爾、為了能有更多資源找到艾麗莎，他只好回來。

他記得這裡的領主，也就是身為親王的賽文，在夏威夷小島上曾誤認自己是他死去的情人，所以他很乾脆的跑到這裡來，心想自己知道一點賽文的祕密，至少可以不被打擾的借住一下，沒想到——

賽文真是一個開不起玩笑的人！

羅德不客氣的評價，絲毫沒想到自己也因為賽文問及傑克的事情而生氣，並毫無風度地離開客廳的樣子。

「話說回來，美國這麼大，那個小惡魔會跑到哪裡去？」羅德自言自語著，然後打開電視機。

電視裡正在播放今年紀念美國獨立日的盛況，似乎是重播的樣子。

「也許可以找政府合作。」羅德偏偏頭，思索著可能性。

這裡是美國，不是他艾爾特家的地盤，更何況，他離開血族世界那麼久了，現在地盤上發生的事情可一點都不瞭解了，是應該找點人手幫忙。

不一會，羅德又搖了搖頭，重新靠在沙發上。

找美國政府好像不太可靠，這樣的話，還不如找賽文商量？

想想，之前奧雷爾和韓寂那小子都曾為賽文處理過吸血鬼案件，且賽文也見過艾麗莎，看在這些交情上，讓賽文幫忙的話，他應該不會拒絕吧……不，這實在很難說。

想到這裡，他不由得有些後悔剛才挑釁賽文了。

他不該這麼衝動，應該以大局為重，畢竟艾麗莎這件事就像一根刺扎在他心裡，放越久就越不舒服。

現在奧雷爾和韓寂已經回到藍維斯，處理閒置已久的血族王座問題，對於艾麗莎的事，以他對奧雷爾的瞭解，肯定是不打算追究了，所以他要代替奧雷爾找到艾麗莎，然後讓她永遠不能干擾他的生活。

一個父親的擔憂希望你能理解——這樣對賽文說的話，沒准被他嘲笑。

雖說和賽文也認識挺長一段時間了，不過離現在最近一次相見，也有七、八百年了，論交情也談不上；艾爾特家族和賽文的家族並不是很熟，如果拿輩分壓他，

恐怕會得到反效果。

……可惡！怎麼這麼難啊！算了！先行動再說！

羅德輕輕打開自己的房門，走出門後又開始遲疑，結果只是在門口走來走去，直到賽文走上二樓。

「羅德大人？」賽文有些困惑地看著他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什麼？」羅德嚇了一跳，他正在糾結要不要先低頭請賽文幫忙，沒注意到賽文已經走到他身邊。

「您在找東西嗎？」賽文輕聲問。

在門口低著頭、走來走去的樣子看起來是在找東西嗎？羅德心虛地不知道怎麼回應，「嗯……我……」

「……是這個嗎？」賽文忽然彎下身從地板上拿起一個東西。「是在找您的耳針嗎？」他攤開手，在掌心有一枚藍寶石做成的耳針。

藍寶石極小，但非常漂亮，窗外的光線雖然沒有落到它身上，但它仍兀自散發著顯示其昂貴與堅硬的光芒。

見狀，羅德下意識碰了一下右耳垂，空空如也。

「沒錯，就是這個。」羅德有些慶幸自己果然掉了東西，要不然還真不好解釋自己為什麼要在房間門口亂轉。

他有些手忙腳亂地想要將耳針戴上，但不知道是心虛作祟，還是耳針和他作對，就是不願意進入耳垂上的耳洞裡。

「我來幫你吧。」忽然，賽文從羅德的手裡接過耳針。

「噢。」羅德一改之前的強硬態度，乖乖地站在那裡。

賽文有些驚訝自己沒有遭到拒絕。他的指尖輕輕地挑開羅德柔軟的金色髮絲，讓對方露出耳朵。

從這個角度能看到羅德安靜下來的側臉。白皙而乾淨的皮膚絲毫看不出歲月留下的痕跡，頸項修長，讓他昂頭的時候看起來傲慢又優雅。

他將那枚藍寶石的耳針輕輕扣進羅德的耳洞，這時，他才更注意到那枚耳針。

那是一枚漂亮的耳針，但不僅是如此，雖然它極小，不過他還是看到了上面的紋章。

正確地說，那是一個家族的族徽——克瑞塔——掌控著整個血族世界的古老家族。

不需要詢問，就知道這枚耳針是誰送給羅德的。

「好了。」賽文輕輕地說，手指極有自制力地離開，金色的髮絲拂過他的手指，給他帶來一種懷念的感覺。

「噢。」羅德回過頭看了賽文一眼，想起自己現在是有求於人，才又禮貌的說了一句，「謝謝。」

賽文笑了笑，對羅德欠了欠身，轉身想回自己的房間。

袖子突然被身後的人拉住，賽文困惑地回過頭，看到自己的袖子正被羅德拉著。

「請問……羅德大人還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不，沒有……呃，實際上是……」對方猶豫著如何開口，這樣子讓他看起來就像一個真正的、只有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。「那個……晚上我請你吃飯。」

羅德是鼓起勇氣才說出口的，不知道為什麼，一旦有求於人，自己的氣勢就立刻弱下。

「……那個，羅德大人……我們血族已經與人類政府簽下契約……」賽文有些為難地說。

「所以呢？」

「殺人取血是不被允許的。」

「我沒有說要殺人啊。」羅德說，說完他才意會到賽文誤會了，畢竟對以前的血族來說，吃飯就等於殺人食血，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

「沉睡了三百年的人是奧雷爾，不是我。」羅德皺著眉頭說：「我只是不與血族接觸，但我知道所有發生的事情。」

聞言，賽文不解的問：「既然如此，那又為什麼……」

三百多年前，血族和人類的戰爭那麼慘烈，就連克瑞塔家的長女也死於聖戰中，羅德大人和傑克大人為什麼選擇沉默而不出現呢？！

「我有我的原因。」知道賽文指的是什麼，羅德有些不自然地側過頭，「結果不是很好嗎？血族和人類都沒有毀滅。」

「如果當時傑克大人在的話，說不定我們就勝利了。」賽文淡淡地說。

「有時候勝利未必是好事，」羅德藍色的眼睛有些飄忽，隨即露出一個疲憊的笑容，「現在的世界不是更好嗎？」

賽文沉默了一會，輕輕地點頭，「說的也是。那麼晚上見了，羅德大人。」他轉身離開。

看著高大英俊的黑髮男人轉身離開，羅德的手不由自主地撫上右耳耳垂，藍寶石堅硬的質地帶著礦石特有的冰冷感，讓指尖輕輕地瑟縮了一下。

清楚的說明，這是克瑞塔家族的所有物。

華燈初上，夜還長著。

紐約這個地方似乎永遠可以滿足人們的一切慾望，甚至連異族也深受吸引。

當然，金錢至上，仍是在哪裡都通用的法則，要享受也得付出代價，所幸，血族最不缺的就是錢。

羅德坐在一間華麗的包廂裡，他面前擺放著各種珍饈美味，而桌子的另一邊是賽文。

待服務生離開之後，這間奢華的房間只剩下他們兩個人。

這是一家採會員制、十分昂貴的餐廳，古色古香的中國風裝潢讓人彷彿身在異域，彷彿來到那片土地尚未被西方殖民者發現之前的神祕與古老……不過，羅德他們還是點了西餐，畢竟人類的食物對他們來說都差不多。

但大概是太放鬆，羅德又忘了不該惹怒賽文——

「我很驚訝你會喜歡上人類，」羅德開口說：「那個人還是專門和我們作對的吸血鬼獵人，你甚至為他對付藍維斯的人。」

正在切割牛肉的手緩緩停下來，那雙黑色的眼睛看著羅德。

「你把自己弄得像個真正的人類，即使對身分低下的人，依然保持謙遜和禮貌，習慣他們說話的方式，體會他們的情緒。」羅德一邊說一邊端起杯子啜了一口茶，「最後，還學會了寂寞的可恥。」

像是不以為意，賽文緩緩放下刀叉，露出一個柔和的笑容，「是吧，我呀，真是給血族丟臉了。」

「每個種族的存在都遵循一定的規律。」羅德輕輕地說：「如果死亡是對人類的考驗，那麼時間就是對我們的考驗，我不相信你會忘記這個。」

「您特意約我出來吃飯，就是想說這個嗎？」賽文輕聲問。

沉默了一會，羅德搖了搖頭，「我只是不喜歡你現在的樣子。」

「我並不覺得難過，羅德大人。」賽文也給自己倒了一杯茶，「我有足夠的時間恢復，不是嗎？」

「不過看起來你好像一點也沒有恢復。」藍色的眸子出現一絲戲謔，「你看，你已經兩次錯認我為安切爾了。」

賽文苦笑了一下，「您還是那麼小氣。」問及傑克的事情果然讓他生氣了。

「你可以說的更惡劣一點。」

「睚眦必報。」賽文乾脆的點明。「所以您請我吃這頓飯，我又該拿什麼來回報呢？」他心裡有數。

「噢，是這樣的……」羅德撥了撥耳邊的金髮，一副理所當然的道出這場飯局的用意，「我是追蹤一個人而來的，而且這個人你也認識，我希望你能幫我找到她。」賽文露出一個輕鬆的微笑，又慢慢地喝了口茶。活得越久，就越會分析形勢。果然，羅德大人有求於他。

「是什麼人呢？我不保證我還記得……」賽文露出一貫溫柔的笑容，卻說出頗氣人的話，「現在我的記性也開始向人類靠攏，偶爾也會有想不起來的事。」

聞言，羅德扯了扯嘴角，有些不滿。他就知道！誰說美國的親王賽文溫和友好的？！大家根本就被他的外表騙了。

「你應該還記得艾麗莎吧？」他試圖勾起對方的記憶，「奧雷爾身邊的那個小吸血鬼。」

「……當然。」賽文點點頭。

「你記得就好了。」羅德鬆了一口氣，僥倖的認定賽文剛才那些話並非針對他。

「我發現她上了一艘郵輪，接著搭飛機回到美國。」

「喔？她回來了？」

「沒錯，但是下了飛機以後我就失去她的蹤跡。」羅德皺皺眉頭說。

「能躲開你的追蹤也很不簡單嘛……」說到這裡，賽文忽然站了起來，一下子走到羅德面前。

「賽文？」他的手腕突地被賽文抓住，男人黑色的眼睛緊緊盯著他。

「放開……」羅德試圖抽回手，卻發現賽文的力量遠在自己之上，所以只好瞪著他，想嚇退對方。

「您的力量……果然減弱了，要不然也不會只是跟蹤了。」賽文淡淡地說，卻沒有放開他的手腕。

被說中心事的羅德愣了愣，隨即放棄了抵抗，任由對方抓著。

是啊，即使是血族，在放了那麼多血也不可能會沒事。

當時，因為奧雷爾的血大部分都被感染了，他只好用自己的血液來維持兒子的生命，但這讓他元氣大傷，以至於在短時間內無法恢復。

血族的力量源自於血液，所以他現在的力量十分薄弱，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，甚至不到三分之一，但對他來說，這麼做依然值得。

「放開我。」羅德冷冷地說。

賽文看著坐在椅子上的年輕人，柔和的金髮在燈光下顯得如此魅惑而嫵媚，纖瘦的身體被包裹在簡單的白色襯衫裡。這個人即使衣著再普通，也散發著一種誘人的氣息。

……就像安切爾一樣。

他緩緩低下頭，將唇抵在對方修長柔軟的手指上，即便經過了千年，對方的指尖依然帶著甜美的血腥味。

忽然一個重重的耳光落在臉頰上，讓賽文不由得退後了一步，手中握的手也很快被抽回。

羅德慢慢地從椅子上站起來，藍色的眸子裡沒有一絲惱怒，但是賽文卻能感覺到他的憤怒。

「……手滑了一下。」羅德淡淡地說。

「抱歉。」賽文的語調恢復為一貫的輕柔謙和。

沉默了一會，羅德輕輕地側過臉不再看著他。

看著對方冰冷拒絕的姿態，賽文黑色的眼瞳裡掠過一絲懷念。

羅德還真的沒有手下留情，不但臉頰上熱辣辣的，嘴裡還帶著血腥味。

等賽文坐回自己的位子時，臉頰上的紅腫已經消了，一點痕跡也沒有留下。血族的復原速度一向很快的。

「關於艾麗莎的事，」賽文輕輕咳了一聲，才又說：「我恐怕沒辦法幫上忙。」

「賽文！」羅德這會兒已經掩飾不住怒氣了。

賽文輕輕啜了一口茶，消除口中的血味。

「我並不是不想幫忙，只是……」他露出一貫溫和的笑容，「您知道，我在這裡的工作非常忙，最近美國政府還將尚且稱的上靈異的案件全部轉交給我，我現在根本沒有辦法抽出時間去找人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奧雷爾大人自從甦醒以後，一直主動幫我處理這個地區的事件，我才得以喘口氣，」賽文繼續不是很誠懇的抱怨，「可是自從奧雷爾大人和韓寂大人去了藍維斯以後，我手邊的事情更多了，能處理的人卻更少了。」

「……你的意思是讓我幫你為美國政府賣命？」羅德有些不可置信的問。

「不，我只是說我沒有時間幫忙而已。」賽文重新拿起刀叉切牛肉，好像他真的



只是在陳述事實而已。

羅德咬了一下唇，多年不見，這傢伙的惡劣性格一點都沒變，還以為他轉性了呢。

「好吧。」羅德向後靠在椅背上，「我幫你，直到你找到艾麗莎為止。」

賽文露出一個滿意的、完美無缺的笑容，「是嗎，那就麻煩您了，羅德大人。」

「哼，一個耳光夠貴的。」羅德擺弄著手裡的銀色叉子，口吻不滿。

賽文喝了一口茶，「一個吻也挺貴的。」

賽文安排任務的速度快得驚人，第二天羅德就拿到了一張美國政府買單的機票，以及一大疊的任務資料。

「我想事情得快點解決不是嗎？」賽文一派悠閒地說：「這樣我也好盡快抽出時間去找艾麗莎。」

「當然。」羅德咬牙切齒地回應。

「兩個小時以後的班機。」他好心地提醒。

「知道了！」羅德氣沖沖地拿了外套就往外走，還不忘記從桌邊拿走兩袋血。

看著對方的背影淡出自己的視線，賽文這才鬆了口氣，坐到沙發上。

再這麼相處下去，他快要控制不住想要得到他的慾望了，尤其在知道現在自己的力量高於對方的情況下。

不讓羅德盡快消失在自己的視線下的話，天知道他會做出什麼。

老實說，他一點也不想跟克瑞塔家作對。雖然羅德與安切爾極為相似，但是他早就已經屬於克瑞塔家的傑克了。

那個家族啊……可真夠麻煩的……

## Chapter 2 意外的夥伴

「賽文這個混蛋！」在飛機飛離地面的時候，羅德忍不住罵了一句。

似乎真的是臨時買的機票，不說頭等艙沒坐到，連商務艙都沒有，座位還在飛機後排的廁所旁邊。

幸好廁所的門一直關著，不過有人進出總是會多看羅德一眼，讓他十分鬱悶。

賽文這傢伙，找到了免費勞工就這麼迫不及待地使喚嗎？好歹他也是艾爾特家的族長，怎麼說也是他的長輩，昨天那個曖昧動作就算了，居然敢這麼使喚他。

「幸好他情人死得早，要不然真要看看那個叫安切爾的是不是瞎了眼！」羅德一邊惡毒的碎唸，一邊打開頭頂上的燈。

坐在他身邊的女人似乎剛打算入睡，看到他開燈，不由得側過頭，但羅德沒理她，逕自打開牛皮紙袋，裡面裝著賽文給他的任務資料。

那傢伙連跟他說明任務的時間都挪不出，就急著把他推到飛機上，他還不知道是什麼案件呢。

不過不看還好，一看就差點把羅德氣死。

「有沒有搞錯啊！死了牛羊也要讓我出馬？！」羅德總算活得夠長，又出生於貴族世家，教養良好才沒大喊出聲，但他帶著怨恨的聲音還是讓旁邊的女人輕輕地縮了縮肩膀。

血族墮落成什麼樣子，他總算是見識到了。

不怪議會中有些人為什麼一直反對和人類和平共處，也不怪那個埃爾斯一天到晚研究那壓制著他們的聖器，這些鳥事實在是太欺負人！

不過說起埃爾斯，那是死得夠慘了，完全融化在聖器的威力之下，可說比蒸發還厲害。

當然，在血族中力量說明一切，他死後，藍維斯依然平靜如昔。

人走茶涼，中國人這個詞形容得真好。

像自己與傑克，離開藍維斯那麼久，也不曾有人掛念。想到這裡，羅德有些失落，不過他又馬上打起精神，因為雖然他現在要去執行任務，但至少可以讓賽文幫忙找艾麗莎，也解決他心裡一樁事。

但是……

羅德厭惡地看了一眼手上的資料。「……真的……要去查是誰偷了羊嗎？」

因為羅德沒有跳機，所以勢必是要執行任務了。

不久後，飛機降落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一個城市，離這個城市不遠的農場就是羅德的目的地。

下了飛機，經過寬敞的接機大廳，那裡候著接機的人群。

大廳的時鐘指向下午三點，對血族來說，趕夜路的話也不是不行，於是羅德打算在這裡買些東西，然後就趕去農場。

羅德走出機場的時候，才發現外面正下著小雨，他剛走下台階，一輛黑色轎車便停到了他面前。

在科羅拉多州他可沒有什麼熟人，他很有自知之明地準備繞開。

這時候車門突然打開，車裡伸出一隻手，一把抓住了羅德的手腕。

羅德愣了愣，隨即就被拉進車裡，車門接著關上，然後，他嗅到一股熟悉的氣息。

「……傑克？」

賽文抬頭看窗外，今天一樣是綿綿細雨落在窗台上，帶來涼意。

「賽文大人。」黑髮女僕為賽文的杯子斟上紅茶，房間裡瀰漫著清甜的茶香。

賽文放下手裡的書，若有所思地看著窗外，「他應該……遇上傑克了吧？」

「什麼？」少女慢慢地放下茶壺，輕聲詢問。

「……沒什麼。」他回過頭露出一個笑容，「難得又有空閒的時間，幫我打個電話，讓威廉過來喝下午茶吧。」

「好的，賽文大人。」少女露出一個甜美的笑容後，轉身去尋找電話，並且告訴其他女僕動手準備下午茶。

賽文再次看向灑下雨水的灰暗天空。

「傑克？」

羅德面前的男人穿著黑色風衣，黑色的髮絲被春雨微微打濕，皮膚在陰暗的光線下略顯蒼白，但黑色的眼睛一如既往般寂靜而深沉。

「你、你怎麼來了？」羅德向後退了一步，直接坐到了沙發上。

沒錯，他現在人在一間豪華酒店的套房裡，沒有去指定地點取車，當然也還沒見到這邊的接待人員。

離他兩步遠的黑髮男人慢慢走到他面前，微微彎下腰，指尖輕輕摩挲他耳邊的金髮，聲音低沉而柔和，「我擔心你。」

「有什麼好擔心的？」羅德不耐煩地推開他的手，側過臉冷冷地說：「我早就跟你說好了，不准來找我。」

男人俊美的臉一如既往地溫柔，沒有因為羅德的動作而不滿。「可我想你了。」

羅德剛要反駁，下巴就被男人捏住、強迫抬起頭，冰涼的唇落到他的唇上。

他愣了愣，剛想伸手反抗，對方的舌尖卻如靈蛇一般侵入他的口腔。

「喂——」羅德發出模糊的聲音，想阻止卻讓對方的進入更加容易。

在一起那麼久了，羅德早對這樣的吻習以為常，完全疏忽了防範。

口腔中充斥著另一個人的氣息，霸道而溫柔，一如漫長黑暗歲月中遺落下來的、珍貴而又溫暖的氣息。

男人的舌尖盡情挑逗他，這如同窒息般的接吻讓羅德有一瞬間的恍惚。

等他回過神來的時候，對方的手已經按在他身體兩側的椅子扶手上，而自己正昂著頭、手臂親暱地環著男人，唇角滑落的涎液帶著兩人的餘溫滑過下巴——清楚地提醒他，自己一點也沒有擺出拒絕的姿態，不僅如此，甚至是一副誘惑的樣子。

羅德迅速離開男人的唇，輕輕地咳一聲，有些狼狽地用手背擦掉唇角曖昧的液體。

「怎麼了？」男人的聲音低沉而溫柔，黑色的眼睛向下俯視他，帶著露骨的慾望。

「我必須去農場了！」羅德俐落地一把推開男人高大的身軀。

「什麼？」男人挑了挑眉。

「我現在正在執行任務，你不要搗亂……」一邊說，羅德一邊拿起自己的外套向外走，「你沒事做嗎？」

「正在休假呢。」男人伸手一把摟住金髮美人的腰肢，完全不把對方的態度當一回事。「你呢？」

「沒聽我說要去執行任務嗎！」羅德在男人懷裡掙扎，「放開我，傑克！這件事情和你沒關係，而且我們已經分手了！」

「怎麼沒關係？」傑克輕聲反問。「那個小吸血鬼的目標可是你。」他自動忽略了分手這件事，對他而言，這只是情人在鬧脾氣。

「你知道就好。」羅德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言下之意是要對方知道他很忙就趕快放手，殊不知落在男人的眼裡卻是另一番挑逗。

「只是一個小吸血鬼而已，甚至不是一個血族，」傑克耐心地說：「我可以殺了她。」

「你可以殺了她？」羅德冷笑一聲，「我也可以殺了她，但前提是得找到她。」

「很難嗎？」傑克問。

「她身上……有我的血啊。」他歎了口氣說：「一般來說，吸血鬼是沒辦法活那麼久的，可是奧雷爾一看到她就很高興……於是我……」

「你換了多少血給她？」傑克的聲音也帶上了幾分嚴肅。

「……全部。」羅德瑟縮了一下。

「你這不是給自己找麻煩嗎！」傑克的手臂不由得收緊了幾分，引得懷裡的人發出誘人的吸氣聲。

「所以我才要自己去解決啊……況且她還差點害死了奧雷爾！」他抓著傑克手臂的手指下意識用力了幾分。「我不能將這個未爆彈放在奧雷爾身邊！他是我兒子！」頓了一會，傑克歎了口氣，「……她其實是衝著你來的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人魚那件事，最受影響的是誰？」傑克伸手將他打橫抱起來。

被對方的話所吸引，羅德並沒有像剛才一樣反抗，而是迫不及待的問：「你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你將血分給奧雷爾，減弱了自己的力量。」他將羅德輕輕放在床上。「這就是艾麗莎的目的。」

「但我不可能看著奧雷爾死去。」羅德冷冷地說。

看著那雙冷漠的藍色眼睛，寫滿了為另一個人牽腸掛肚的心緒，傑克慢慢壓下自己的嫉妒。

「我知道。」他柔聲說：「所以我來幫你。」

他的聲音緩慢而柔和，帶著羅德熟悉的寵溺味道，羅德的臉色漸漸緩下來。

「我不需要你幫忙。」他還是固執的說：「這是我自己的事，必須由我親手解決……而且，艾麗莎的目標如果真的是我，那你在我身邊，她根本不會出來。」

「我不會讓她發現。」傑克一邊輕聲說，一邊脫下外套。

「怎麼做？」羅德問。

傑克露出一個溫柔的笑容，並沒有回答他的問題，而是將外套扔在床上，動手解開襯衫的袖口，將袖子捲起來，「首先，先吃點東西好嗎？」

看似修剪整齊的指甲輕輕劃過自己的手腕，白皙的皮膚立刻如同被刀鋒劃過一樣被割破，破裂血管裡的血液立刻流淌出來。

他將手腕遞到羅德面前，「來，先喝點血。」

房間裡瞬間瀰漫著香甜的血液氣息，如同塞王的歌聲一樣誘惑著毫無抵抗力的水手。

血族對血液完全沒有抵抗力，更何況放在羅德面前的是古老的克瑞塔家族的血液，他沒有多想就順著本能行動。

「慢點……」傑克溫柔地摟著羅德的身體，輕聲地說著。

他不禁感歎，指尖摩挲著的金髮如陽光般耀眼，藍色的眼睛充斥慾望後竟然變得如此誘人，而柔軟的唇貼著皮膚吸食血液時，會不自覺散發出一種妖魅誘人的魔性美麗。

他忍不住親吻他動人的金髮，如同伸手抓住第一縷美麗陽光。

克瑞塔家的血液雖然珍貴美味，不過對於恢復羅德的力量沒有什麼幫助，只能滿足一下他對血液的渴望。

藍色的眼睛因為吸食血液的快感而微微眯著，身體無力地靠在傑克的懷裡，任由對方親吻他的唇。

「晚上住在這裡嗎？」傑克柔聲問，手上的傷已經完全癒合，只是因為失血，體溫有些低。

「我今天就想過去，」羅德躺在傑克的懷裡懶洋洋地說。

「真是無情啊，羅德，」傑克溫柔地吻過他的頸項，吸吮著他細緻漂亮的鎖骨。

「嗯——」羅德輕輕地昂起頭，不再拒絕對方的親吻。

「我跟你一起過去。」傑克在他耳邊低聲說。

「太顯眼了。」他輕輕推開傑克的頭，「我自己去就可以了。」

「我不會讓人發現的。」傑克柔聲說著。

「我自己……」話說到一半，羅德愣住了。

他感覺身後的體溫忽然消失，他立刻用手肘撐住自己的身體，就在這個時候，一個柔軟的身體劃過他的背脊。

他回頭一看，露出難得的驚訝表情，「……傑克？」

羅德按照賽文給他的地址找到了國土安全部設在這裡的分處，並且拿到了一輛車，方便他往返。

「今天不住在城裡嗎？」

「我想晚上就去現場看看，說不定會有什麼發現。」羅德這樣對接待他的工作人員說。「請順便給我一份地圖。」

「好的。」工作人員點了點頭，但心裡還是有些疑惑。

看了牆面上的時鐘，現在正是晚上九點，雖然不晚，但是對於趕夜路的人來說，確實是晚了點，抵達農場的時候，起碼也要凌晨吧，這時間能做什麼呢？不過，這不是他可以過問的範圍。

工作人員遞給羅德一張偽造的記者證和一些資料，連同車鑰匙一起放到他手上，隨口聊起，「我沒見過有人去執行任務還帶著貓。」

「呃……我一出差就沒有人餵牠了。」羅德有些心虛地說。

他肩上趴著一隻漂亮的黑色貓咪，被工作人員提到的時候，彷彿聽懂了一般打了個呵欠。

「啊，真是辛苦呢。」工作人員不以為意，露出和善的笑容。

羅德也跟著尷尬一笑。

「那麼地圖和相關的報紙都在這裡面。」工作人員又遞給羅德一個牛皮信封。「最後希望這件事情圓滿解決。」

「謝謝。」羅德接過信封袋便和工作人員告別，從後面的車庫裡開走了一輛性能不錯的越野車。

「人類的科技發展夠快了。」羅德一邊開著車，一邊對坐在副駕駛座上的貓咪說話。

「沒有魔法好用。」窩在副駕駛座上的貓用人類的語言說。

「那倒是，什麼科技也沒辦法把人變成一隻貓啊。」羅德戲謔地笑了笑，還忍不住伸出手戳了一下貓柔軟的身體，「感覺怎麼樣？」

貓往旁邊蹭了蹭，語氣有些無奈，「改變了外貌還自我封印了力量，你就別欺負我了。」

「怪不得昨天給我吸血，原來是想趁力量最弱的时候封印自己。」羅德笑了笑，不再欺負已經變成貓的傑克，乖乖地開車。

傑克在心裡暗自苦笑，他這樣還不是為了旁邊這個人，卻要被嘲笑，不過千百年來，這人的性格就是這麼沒心沒肺，所以也沒什麼好計較的。

「賽文分派給你的是什麼樣的案件？」傑克問。

說起案件的詳細內容，羅德原本志得意滿的臉一下子就垮了下來，「……是牛羊被殺案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你也覺得賽文很過分吧！我以前就覺得他看我不順眼，」羅德咬牙切齒的說：

「那傢伙果然小心眼又狡詐！」

「秋後算帳，沒什麼大不了的，」傑克淡淡地說，他可沒忘記那天賽文看著羅德的時候，眼裡那股無法掩飾的佔有慾。

「說的對。」羅德毫無所覺地表示贊同，根本不知道兩個人說的不是同一件事。

「哈啾！」

「沒事吧，賽文？」威廉困惑地抬頭，手上的黑棋落到白棋的一側，「感冒了？」

「不，只是覺得……有絲涼意。」賽文輕咳一聲並申明，「血族是不會生病的。」

「那倒是。」威廉這次拿著黑子並沒有落下，「該數目了吧？」

賽文苦笑了一下，「圍棋真是高深的東西，我輸你三目呢。」

「原來你數過了。」威廉放下手裡的黑子，心裡並沒有得到勝利的感覺。

他站起來說：「那麼今天我就先告辭了。」

「是，請慢走。」賽文露出一個友好的笑容。

目送著威廉離開，他望向窗戶，已經是深夜了，雨卻還沒有停。

不知道科羅拉多州，是否也還下著雨？

「雨好像越下越大了呢。」羅德有些不耐煩。「怎麼雨一下就不停了。」

「春天嘛。」傑克不在意地說，忽然站起身跳到羅德腿上。

「幹什麼？」羅德嚇了一跳，感覺輕巧柔軟的身體落在腿上。

「暖和。」貓咪的回答頗為高傲，然後擺了擺尾巴，窩了下來。

夜晚的公路十分安靜，路燈的光在雨幕下能照亮的範圍十分有限。

越野車沒有開車燈，在黑暗處行駛的時候如同一抹鬼影。

羅德沒有開車燈的習慣，他用不著車燈來看清道路上的狀況，至少血族還沒有墮落到用燈照亮黑暗的必要。

夜晚的雨越來越大，像是在這地方掛起了雨幕，淅淅瀝瀝下個不停。

這段公路十分冷清，他們的車子從城市裡開出來已經一個多小時，連一輛路過的車子都沒有看見。

羅德剛才已經看過地圖，發生事情的幾家農場都靠近郊區一個小鎮，所以他打算直接在那個小鎮落腳。

車子下了公路，開上一條更狹窄幽暗的道路。夜雨幾乎遮蓋了路燈的光線，周圍高大的草木經過一個夏季後狂長，一副準備佔領車道的樣子，要不是路燈微弱的光芒，羅德幾乎要以為這裡沒有公路。

雨下得越來越大，雨水沖刷著路面，雨刷儘管忙個不停還是無法讓羅德看清路況。最後，他只好把車子停下來。雖然血族的夜視能力不錯，但他沒有透視能力，無法透過雨水看清前面的道路。

他看了下手錶，快要十一點了，凌晨的時候應該能到小鎮。他不擔心到了小鎮以後沒有住的地方，負責聯絡的政府工作人員已經事先打好電話、預定了旅館的房間。

越野車的加厚玻璃將雨聲隔絕在外面，雖然車子裡仍然能聽見，但它遙遠得像是在另一個世界。

羅德若有所思地看著前方幽暗的道路，在雨刷劃過玻璃的一瞬間，前方看起來似乎更清晰安靜，那過於蜿蜒的小路讓他想起艾爾特家族城堡前的道路。

在那個年代，英國大部分地方都是由領主來管理，國王將土地分給領主，甚至允許他們擁有私人軍隊。

當然，在這段陰暗到幾乎可以用血腥來形容的歷史中，的確也有不少善良、真正為人民著想的領主，不過大部分都是殘忍而自私的。

對血族來說，那卻是一段甜美的歲月。教會的力量還沒有凝聚起來，神職人員只會像商人一樣貪婪的斂財，他們用搜刮來的寶石裝飾教堂的玻璃和扶手，甚至在前期根本沒有察覺到血族的存在。

直到——出現了吸血鬼獵人。

的確是這樣，比起教會，民間的抵抗反而是人類和血族衝突的開端。

說起衝突，就不得不提起黑魔法了，在人類的歷史中，黑魔法在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它甚至在教會還沒有插手的時候，保護了大部分人類免受血族傷害。

「你在想什麼？」傑克忽然從他身上站起來。

羅德回過神，指尖輕輕地拂過貓咪柔軟的背脊，「我只是想起了人類的黑魔法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傑克反問。

「沒什麼，只是突然想到，明明在教會還沒有和我們正式作對以前，是黑魔法保護了人類。」羅德聳聳肩膀說：「可是最後它卻淪為人類的禁忌，甚至還有女巫狩獵，到現在，根本沒有人承認它的存在。」

黑色的貓咪偏了偏頭，樣子可愛，口氣卻帶著一貫的輕蔑，「沒什麼奇怪的，人類總是喜歡用主觀去看待一切。」

羅德靠在駕駛座上，指尖輕輕撫摩著貓咪的下巴。「說的也是。」

「魔法就是魔法，根本沒有黑白之分，」傑克站起來看向窗外，雨水彷彿遮蓋了

這個世界。「人們將需要付出代價的魔法稱為黑魔法，事實上，他們只想不勞而獲。」

「也許也有可愛的人類吧。」羅德懶洋洋地說：「賽文就喜歡上了一個人類。」

「以前你也有過這樣的事情，不是嗎？」傑克柔聲說。

聞言，羅德沉默了。

好一會，傑克才又開口，「你還記得她嗎？」

羅德愣了愣，頓了一下才開口，「噢，已經沒有什麼印象了。」

傑克又輕輕地窩到他的膝蓋上，儘管變成了貓咪的樣子，眼睛依然如同深夜一般漆黑。

「如果時間夠長、分開夠久，你也會忘記我嗎？」傑克狀似輕鬆的開口。

羅德露出一個笑容，「當然不會。」

「我可沒有這個自信。」傑克有些不滿的睨他一眼，「你一向忘恩負義。」

羅德輕輕地哼了一聲，將腿上的貓咪抱起來，「噢？要我怎麼證明呢？」儘管黑色的眼睛看上去那麼冰冷和寂靜，但他卻能感覺到藏在裡面的溫柔。

「你沒辦法證明。」傑克輕輕歎了口氣。因為你本性就是如此。

掙開羅德的手，傑克再次窩回他腿上。

「啊，雨小了一點。」羅德不在意的繼續發動車子，「可以繼續開了。」

傑克打了一個呵欠，然後又縮成一團，羅德輕輕戳了他一下，他動了動身體表示抗議，但是並沒有離開。

真有一種違和感，畢竟這人明明是那麼強大的傑克·克瑞塔，是個可以站在血族權力世界頂點傲視一切的男人，卻選擇這樣安靜地待在他的身邊。

羅德心想，自己這也是造孽啊。

車子前進了好一會，忽然，傑克猛的站起來，而羅德的車速也慢了下來。

經過剛才那場豪雨，現在的雨勢明顯小了許多，連帶路旁的路燈都像更明亮了一樣。

只是車裡的兩個人都能感覺到，有什麼聲音正緩緩靠近他們……